

2025年电影市场,有爆款有佳作,有困境有挑战

# 最好的特效,是生活本身

■ 黄欣

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复杂而多面的发展图景。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,截至12月13日14时30分,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达500.03亿元,净超2024年全年75亿元,整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。市场在动态发展中亮点频现:国产爆款接连涌现,电影科技与工业化体系稳步完善,出海进程亦在量与质上同步提升。

与此同时,行业也伴随着阶段性调整。2025年中国电影实现春节档开门红后,便迅速陷入市场波动与调整,呈现出不温不火的态势。尽管暑期档依赖头部影片实现了阶段性回暖,但进入国庆档,市场疲势再次显现,档期总票房定格在18.35亿元,较上年同期下降12.77%,尽管档期供片充足,但市场整体表现没能实现预期。其中,《志愿军:浴血和平》以档期票房4.51亿元领跑;《731》档期票房3.45亿元,紧随其后;《刺杀小说家2》档期票房2.95亿元,位列第三。纵观国庆档后的电影市场,表现出更大幅度的降温,电影行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愈发凸显,内容供给与观众真实需求的错位、原创力匮乏导致的审美疲劳、资本影响下的创作同质化等问题,共同构成了市场前行的阻力。

## 内容供给:繁荣表象下的结构性矛盾

由于2025年10月下旬至11月,这一时间段内没有重要的档期,相应缺乏有号召力的商业大片定档,基本由国庆档定档上映的影片和中小成本影片支撑,新片供给青黄不接,无法吸引观众走入影院,导致票房持续低迷。此现象背后,显现了电影市场供给节奏的失衡,对于档期和爆款的依赖过强,日常电影市场活力减弱。今年,几乎所有被寄予厚望的头部商业大片“档期扎堆”明显,且只有春节档、暑期档、国庆档这些少数热门档期能够成就一番热闹景象。片方出于规避风险、追求票房最大化的考虑,定档策略趋于保守,不敢将大投资影片置于普通档期,造成不同类型、题材的影片扎堆重点档期,但烟花散尽后,随即陷入“日常空窗”,无米下炊。这一冰火两重天的局面,不仅造成资源浪费,更割裂了观众的观影习惯,深刻反映了中国电影产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,缺乏一个稳定的、可预期的中长期内容供给线。

2025年的中国电影格外依赖头部爆款影片,如春节档的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、暑期档的《南京照相馆》等。但一个真正健康的电影市场应该呈现“橄榄型”——头部影片和低成本影片位于两



浙报制图:潘泓璇 戚建卫

级,中间部位应由大量多样化的“腰部影片”构成。这类品质较好的商业类型片本是市场的绝对中坚力量,承担着稳定市场、类型探索、培育新人的作用。但当下腰部影片生存空间却面临威胁,甚至逐渐消失。没有了这些中等体量的影片作为缓冲,导致市场结构极其脆弱,一旦遭遇超级大片的缺席,整个市场便失去支撑,抗风险能力薄弱,迅速滑向低谷。影视行业寒冬的余波仍在持续,制作资金匮乏成为制约内容生产的关键瓶颈。而资金匮乏直接导致优秀创作者的断代危机,马太效应愈发显著,现有资金趋于流向头部项目,青年导演的艺术表达或创新题材往往被视为高风险,导致创作生态的僵化。这也是为什么2025年“十一”国庆档后票房不佳的根本原因。

## 观众变迁:审美升级与代际疏离

近两年来,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便是观影人群结构的变化——老龄化趋势明显,年轻观众在大规模流失。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25岁以下年轻群体在不断远离电影院,反而30~39岁年龄段,以及40岁以上的观众成为核心的消费力量。这其中的首要原因是,把控话语权的主流电影创作者年龄层偏大,受代际差异、成长经历影响,与年轻“Z世代”观众的审美与情感需求存在着错位,即便试图在电影中表达年轻人感兴趣的题材,也往往在审美、触达和情感层面难以形成共情力。其次,短视频、短剧、游戏、流媒体等,加剧了电影市场的观众流失,新兴的娱乐方式更便捷、更自由、更短平快,成本却更低。电影院的不可替代性在不断衰减,影院正从日常娱乐选择,退化为节日仪式消

费。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影消费行为更趋理性化,会普遍基于影片内容及开画口碑再选择是否进入影院观影。另外,最关键的是情感价值供给的失效,短视频与短剧精准投喂情绪价值,引发年轻群体的共鸣,因此能否在电影故事中获得情感认同,能否在电影的想象性关系中得到精神慰藉和艺术启迪,是当下的观众和市场所看重的。

当资本退潮、观影人群变化、叠加短视频的冲击,曾经依靠“大制作+大导演+大明星”就能躺赢的时代终结,中国电影市场正从商业大片、IP效应、粉丝经济、营销驱动等,进一步向内容驱动转变,影片观念、内容和形式是否优质才是决定票房的关键。

## 突围之路:扎根人性、贴近生活方能赢得市场

中国电影行业的主要收入长期依靠院线票房,这一较为单一的收入渠道,使得制片方的投资如履薄冰,一旦票房失利,便可能陷入血本无归的境地。不少情况下票房数据被异化为衡量电影价值的唯一标尺,而电影本应承担的艺术使命与精神内核,正在资本的影响下不断褪色。资本对创作的影响,使得片方更倾向于IP改编、续集创作、流量明星加持的影片,而非原创剧本或现实主义的表达。但这些作品看似安全,却在重复中消耗了观众的审美耐心。

电影作为以故事和创意为核心的综合性艺术,其灵魂在于对人性的洞察与对现实的观照。在资本影响的创作逻辑下,当叙事魅力让位于流量计算,影片选角所考量的不再是演员与角色匹配度,而是社交媒体上的热

度;当人性光辉被简化为煽情套路,创作者不再深耕人物内心的复杂弧光,而是用生离死别的场景强行催泪;当情感认同沦为工业配方,电影中的亲情、爱情、友情不再是源于生活的真诚表达,而是经过大数据分析的最优情感组合,电影便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此外,同时还要必须面对的是人工智能、虚拟世界、赛博空间的大行其道。AI生成内容不仅改变了电影工业的生产流程,更全面冲击着创作观念,让原本就被流量挤压的原创空间,不但沦为数据定制,如今更面临被算法吞噬的危机。当AI能够短时间内生成剧本、虚拟拍摄能构建出奇幻场景,数字演员实现完美表演,却唯独忽略了电影作为艺术的核心——源于真实人性的共情,来自独立思考的思想,以及突破认知边界的创意。面对这种变革,电影行业的文化焦虑本质上是“价值归属”的焦虑:当技术与资本形成新的合谋,电影究竟该成为算法驱动下的娱乐产品,还是坚守人文内核的艺术载体? 答案或许就在“平衡”之道。

动画电影于2025年的突围,便在验证这样的一种可能性。春节档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点燃了久违的观影热情,超150亿元的票房、超3亿的观影人次一骑绝尘,成为中国影史首部破百亿的影片,绝非单纯的IP红利使然。作为国民级IP续作,《哪吒》系列没有陷入安全复刻的套路,而是在传承首部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精神内核的基础上,凸显自我认同和自我和解,暂时性地弥合现实中的焦虑,给当下困在精神内耗中的年轻人营造一个情绪宣泄口。同时,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精神融入动画的创作、技法、表达之中,在技术层面同样找到了传统文化和时代创新之间的平衡点。暑期档的《浪浪山小妖怪》,这样一部二维动画电影,同样能够捕获人心就在于,影片将镜头对准《西游记》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“小人物”,通过小妖怪及其伙伴的荒诞取经之旅,类比现实中的职场打工人的,在传统水墨美学与现代生存困境的碰撞中,闪烁着深切的人文主义与现实关怀光辉。《罗小黑战记2》亦延续此道,用清新治愈的画风、充满哲思的“人与自然”主题,进一步证明,观众期待的从来不是技术奇观,而是能照见自我的真诚故事。

这些电影的成功共同指向一个结论,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是“人的温度”。在虚拟技术无限逼近现实,数字合成取代传统创作,算法推荐主导审美选择的当下,唯有扎根人性、贴近生活的创作,才能真正赢得市场的认可,这也为中国电影指明了一条坚守艺术初心的突围之路。

(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)

贾宝玉是传国玉玺?

## 解读经典不是找彩蛋

■ 胡欣红

最近,“《红楼梦》是悼明之作”的说法再次流传开来,有人从字里行间寻找影射,以曹家家世为据,将《红楼梦》解读为一部隐晦的“反清悼明”的政治寓言。林黛玉被附会为崇禎皇帝、贾宝玉被解读为传国玉玺的荒诞解读,在短视频平台热传。

索隐派并非新鲜事物。一个世纪前,蔡元培在《石头记索隐》中便将金陵十二钗与明清初历史人物一一对应,构建了“反清悼明”的解读体系,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暗合了时代心理。此后,索隐派与胡适“自传说”的论战,成为红学史上的重要公案。进入21世纪,刘心武的“秦学”在《百家讲坛》的推动下,再次掀起索隐的热潮。如今“悼明说”卷土重来,本质上是旧有解读框架在新媒体土壤中的再度滋生,只是披上了算法推荐、圈层传播的新外衣。

新媒体环境成为这场解读狂欢的关键推手。算法偏爱简单直接,情绪强烈的观点,碎片化传播则放大了极端表达,将复杂的学术讨论简化为非黑即白的立场站队。“怀金悼玉=怀清悼明”的

谐音梗,黛玉的“绛珠草”被解读为暗指“朱明”血脉……诸如此类的附会,无需严谨的史料支撑,却因自带话题标签而极易引发共鸣。而且,“悼明说”的文本解读方法也饱受诟病。将“昨夜朱楼梦,今宵水国吟”解释为“朱明亡、满清兴”,这种见字生义、断章取义的主观臆断,忽略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,导致对《红楼梦》思想深度的窄化理解。

经典传承需要包容,但更需守住底线。南京大学教授苗怀明的态度值得借鉴:不否定玩梗的趣味,但强调“不必当真”。经典不必板着脸说教,创新表达从来都是传承的重要方式——杭州某中学曾用“选红楼人物当伴侣”的开放性考题激发学生阅读兴趣,某出版社推出漫画版《红楼梦》让经典贴近年轻读者,这些尝试都证明娱乐可以是传承的一种有效手段。但是,解读经典不能无视常识,将《红楼梦》降格为单一政治寓言或历史隐喻,甚至沦为无底线的流量炒作,这不仅是对曹雪芹“十年辛苦不寻常”的漠视,更会侵蚀公众的文学鉴赏力,导致经典价值的隐性滑坡。

(作者系衢州二中高级教师,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特聘教授)

## 编辑部荐书单

岁末钟声渐近,本刊编辑部邀请书评家梳理今年出版的文艺类书籍,遴选出值得品读的好书。愿这些承载着思想、审美与故事的文字,伴读者朋友们度过冬日静谧时光。

### 《消息》

贾平凹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该书以传说式的绮丽想象与仰观俯察的宏阔视野,将天地自然、历史民俗与世道人心紧密交织,叙写一个又一个生在秦岭之中、中国大地上

的生命故事。小说以黄河晋陕大峡谷开篇,沿浩河水拉开故事的宏大序幕,将传统与现代、天地与世情融为一体,晕染勾勒出—幅灵秀传神的当代“山居图”。

### 《了不起的石窟》

杭侃 等 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这是一本由国内11位权威学者倾力打造的中国石窟文化读本。本书以敦煌莫高窟、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等十座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为例,从

历史脉络、美学价值及社会功能等不同视角,深入浅出地剖析石窟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。

### 《挪动记》

于坚 著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《挪动记》是诗人、作家、摄影师的全新散文集,收录其经典作品《登泰山记》《大地深处》及新创作的《木瓜海棠》等。于坚在大地上的挪动,他登泰山看日出、逛黑河的自由市场;他也在文字里漫游,写逐渐千篇一律的县城、写昙花的枯荣。该书献给所有在疾速移动时代里,渴望扎根、追寻诗意栖居的人。

## 微评

### 你背的唐诗,字都对吗

近日,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存在错字问题,再次将诗词诵读本的文字质量问题推向公众视野。作为承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,诗词诵读本不仅是知识传播的媒介,更是文化传承的纽带,其文字讹误看似小事,实则关乎文化传承的根基与温度,守住“文字准确”底线,是传统文化传播的必答题。这些问题提醒我们:文化传播既要追求广度,更要坚守精度。

——安徽省淮南市读者 徐建辉

### 《清流:五大道生活》

冯骥才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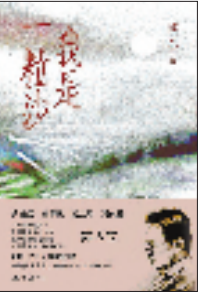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回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天津五大道生活往事。书中详述家族的往昔点滴、情感故事,个人的求学、恋爱经历以及亲

友往来趣事等。在这些娓娓道来的故事中,五大道独特的文化韵味与历史底蕴如画卷般徐徐展开,无论是别具风格的建筑风貌,还是当地特有的民俗风情,皆跃然纸上。

### 《我是一粒沙》

苏大宝 著  
重庆出版社



该书是中国沙画创始人苏大宝的个人自传作品,通过讲述勇敢追梦的人生故事,将对艺术的领悟、个人情感的激荡、文化

哲思凝练其间。全书文字敏锐、质朴,洞察社会 and 人性,品之让人笑中带泪。

### 《中国年画十讲》

王树村 著 姜彦文 编  
北京出版社



王树村是中国民间美术研究泰斗,本书收录他关于年画研究的十篇文章,有史、有论、有综述、有案例、从理念、线索与细节三方面入手,建构

了一部理念明确、线索清晰、细节丰富的中国年画史。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,适合专业学者、艺术从业者及传统文化爱好者阅读。

### 别拿文学出来“装”

莫言作品成为一种“社交谈资”的现象值得深思:电商平台销量很高的《蛙》,评论区大多在强调其“收藏价值”,讨论作品内容的却寥寥。影视改编往往刻意突出“乡土奇观”,对于厚重的作品,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与人性深度被简化为浅层权谋故事。当文学被资本包装成一种符号,甚至诺贝尔奖带来的关注,也在无形中冲淡了人们对作品本身的严肃探讨。

——山西省运城市读者 张慧琴

# 书法艺术如何走出内容表达困境

■ 郑利权

书法艺术的内容表达,通俗一点说就是“写什么”和“怎么写”的问题。书法艺术历经数千年演变,其笔墨形态与内容表达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。从甲骨卜辞的巫史记录到秦汉碑版的国家气象,从晋人尺牍的性情挥洒到唐楷宋书的法度意趣,书法从未脱离时代的“文”与“用”。但走到今天,书法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。一方面,它脱离了实用书写环境,成为一门独立的视觉艺术;另一方面,在全球化、信息化以及展厅化的背景下,如何承古开新,成为亟待探索的核心命题。

## 传统:文墨合一的实用书写

在古代社会,书法的核心特征是“文墨合一”的“实用性”书写。书法作为文人余事,并非为艺术而存在,而是深深嵌入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和政治文化活动中之。传统书法的内容表达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主要有以下几类:

一是经典文本的抄录,如儒家经典、佛教道教典籍等,书家在抄写过程中既是对经典的温习与传播,也是个人修养的体现。比如《永乐大典》就是一部当时学者文人的抄录史。

二是文学作品的书写,尤其是唐诗宋词,成为宋元以后书法创作的内容宝库。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等大家,常以自作诗词为书写对象,文心与书意相互生发,达到了“诗不能尽,溢而为书”的至

高境界。书写经典诗词,不仅展现笔墨技巧,更是与古人的精神对话。

三是实用文书与信札,如奏章、碑文、墓志、尺牍、日记等。王羲之《兰亭序》是雅集文稿,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是悲愤之作草稿,苏轼《寒食帖》是贬谪时期的诗稿。这些被誉为“天下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行书”的杰作,无一不是在强烈的实用目的与真挚的情感驱动下诞生的。

日常的书信往来、文章的著述抄录、碑版匾额的题写,为书法提供了广泛的实践场域。在这种环境下,书法的审美标准与实用功能紧密相连。传统书法,以“实用性”为内核,以“可读性”为前提,笔墨的优劣与文辞的高下共同构成对个人修养的整体评判,由此形成“书如其人”的书学观。

## 困境:视觉时代的表达危机

当下,伴随着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,传统书法艺术退出实用书写领域,全面进入“展厅时代”和“视觉时代”。作品一旦进入高大宽阔的展厅,书法家就不得不考虑作品的“视觉效果”,如巨幅的尺寸、强烈的视觉冲击、新颖的构图形式、丰富的墨色变化等。这种“视觉转向”使得书法“艺术性”空前凸显。“形式至上”的观念,导致了“形式”对“内容”的挤压。

从“写什么”的角度看,唐诗宋词依然是绝对的主流。在各类书法展览中,书写李白、杜甫、苏轼等名家名篇占比极高。经典诗词意境优美、格律工整,易于书写,且能作为作品披上一层雅致的

文化外衣,符合大众对书法的传统想象。然而,其弊端也日益显现:内容的千篇一律导致审美疲劳,比如在某届国展中,出现了多件书写苏轼《定风波》作品,产生创作内容高度撞车现象。

从“怎么写”的角度看,当代书法呈现出专业圈“展览体”与大众圈“江湖体”的两极分化。一方面,书法家往往更关注笔墨技巧与形式构成,而对诗词本身的深刻内涵缺乏真切体悟,使得创作沦为一种“熟练工”式的技术表演,而衍生出“展览体”。其典型特征是注重平面构成、笔墨表现和形式新颖,“展览体”这种技术化倾向,导致高度的书风同质化,其本质是缺乏个人的热度、情感的温度和文化的深度。

另一方面是“江湖体”盛行。近年来“江湖体”书法现象在网络和民间流行。“江湖体”缺乏传统书法根基,以张扬个性、视觉奇崛为主要特点,往往扭曲字形、夸张结构、技法粗糙、行为怪异,从而流于俗套,如千篇一律的“龙飞凤舞”、故作老辣的“颤笔”等。更有甚者,通过夸张的肢体动作、怪异的表情,如“吼书”“射墨”等极端行为,沦为一种低俗的表演。

## 出路:守正创新的多元路径

站在新的起点,我们的书法艺术亟需在继承传统精华与回应“展览体”和“江湖体”挑战的基础上,开辟内容表达的新路径。其核心在于,既要坚守书法的文化根性,又要大胆融入时代语境,实现从“技”到“艺”再到“道”的升华。